

侦破纪实小说

蛇山烟云

● 王国士 著



蛇山烟云

王国士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 新登字 05 号

内容简介

这部以真实事件为题材的惊险侦破小说，作者以清晰的笔触，动人的情节，描写了在东北某“蛇山地区”，以北江市女公安侦察员齐明和他的男友邱超为代表的公安侦察员和老局长丁启生为代表的公安干部，同“蛇山地区”出现的流氓赌棍和社会上的痞子盗贼等罪犯，特别是“铁马集团”的头子、号称铁腿的马中飞，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全书共二十八篇，故事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富于传奇特色，充满了强烈的当代生活情趣。

蛇山烟云 SHE SHAN YAN YUN

王国士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3 插页 150 000 字
辉南县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 000 册	定价：4.30 元



作者小传

王国士，笔名磊晶，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西集镇，童年时代在这里度过。因家贫于1947年随母亲到呼兰县杨林乡小杨林村落户，在这里打下了生活的基础。

1956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

系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会员，哈尔滨市作家协会理事。

在改革的大潮中，积极走作家与企业家结合的道路。先后发表了几十篇小说、报告文学。其中小说《真情》、《人选》、《蛇山路》等分别获奖。

报告文学《采石场三部曲》收入《当代风流》民族魂杯优秀作品（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报告文学《小镇的风采》、《红花绿叶畅想曲》、《老街基拓开新道路》、《西山屯变迁记》在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征文评奖活动中，分别获奖。作品收入《争奇斗艳》优秀获奖作品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主编了《黑龙江企业家列传》丛书《崭新的征程》，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9年，著20万字的报告文学集《梅花香自苦寒来》并主编了《黑龙江一代风流》丛书《路在脚下》这两本书，分别在1990年6月和9月出版。

1991年10月出版主编30万字《可爱的黑龙江人》，出版自著20万字报告文学集《人间自有真情在》，1993年他的长篇侦破纪实小说《蛇山烟云》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主编了报告文学集《大鹏展翅》由改革出版社出版。

目 次

第一篇	初探蛇山路	(1)
第二篇	车大爷演说蛇山路	(7)
第三篇	“狐仙洞”钱广落网	(13)
第四篇	硬 A 李占才现形记	(17)
第五篇	蛇山路奇遇	(21)
第六篇	小山屯魔三策划	(26)
第七篇	真假婚姻	(33)
第八篇	捉拿硬 B	(39)
第九篇	寻觅铁腿马中飞	(42)
第十篇	顺蔓摸瓜	(49)
第十一篇	集结铁马集团	(58)
第十二篇	马中飞威震地雷	(67)
第十三篇	血溅大坡村	(71)
第十四篇	追查与追捕	(80)
第十五篇	阵容	(84)
第十六篇	在车厢里	(93)
第十七篇	魔三归案	(99)

第十八篇	引蛇出洞·····	(108)
第十九篇	巧遇江南魔女·····	(116)
第二十篇	策划与较量·····	(124)
第二十一篇	骆飞红的魔骗术·····	(135)
第二十二篇	狭路相逢·····	(142)
第二十三篇	梦中见真情·····	(147)
第二十四篇	贼人惊梦·····	(155)
第二十五篇	运筹帷幄·····	(162)
第二十六篇	蛇山烟云·····	(169)
第二十七篇	涧底探密·····	(177)
第二十八篇	星光灿烂·····	(183)
续篇	江南魔女骆飞红始末记·····	(194)

第一篇 ~~初探蛇山路~~

蛇山路，给人带来了惶恐和不安，因为这里发生了几起过路人被毒蛇咬伤事件，还发生过几起拦路抢劫和强奸凶杀等事件，所以家住在靠山镇的或来这里办事的人，都赶早车或结伴而行。

上个月省报发表了一篇 题为《昔日蛇山路乌烟瘴气，今日蛇山路柳暗花明》的报道，振奋人心，可人们总是担心着，持怀疑态度，有道是：泥鳅滑难捉，坏人心难摸。

到底是真是假，到底蛇山路怎么样，引起了一位公安干校新毕业的优秀生，二十二岁女侦察员齐明的兴趣。她要单人独马地去探一探，到底这里有没有变化？阴暗面还有多少？她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市公安局局长丁启生的支持。她上路前，脱去了公安人员的服装，换上了一套漂亮的桔黄色的连衣裙，穿一双米黄色的半高跟皮鞋，鼻梁上架副金边变色镜，秀美，飘逸。

齐明出了火车站，她看了一下表，7时40分，她知道这个时间已没有汽车了。她抬眼眺望一下八里之遥的蛇山路，思忖着：这里山深林密，听说中间一段窄路石头多、蛇多，要是遇上坏人，一个人两个人倒不怕，自己有枪，要是遇上团

伙……可又一想，自己就是来探索蛇山路的嘛，想那么多干啥。她把紫红色的挎包使劲朝背后甩了一下，大踏步上路了。当她走上两里路时，才觉着穿这高跟鞋实在不得劲。

一阵马达声，由后面开来一辆汽车。

“同志，请上车吧！”司机从车窗探出头向她微笑着说。

齐明抬头一看，是辆东风牌大汽车，司机是个小伙子，一脑袋卷毛头发，戴个**变色镜**，留着小黑胡子，穿个白底浅花的硬领衬衫，套个黑色马夹，样子挺帅。齐明先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她板起面孔问：

“你这车到哪去呀？”小伙子摘下变色镜，指着前面说：“靠山镇！”齐明的心一动，微笑了一下，试探着说：“谢谢你了，我还是自己走吧，习惯了。”

“那又何必呢，你看天阴上来了，可能要下雨，你又穿着高跟鞋，会有危险的！”说着，小伙子把车门打开了。

齐明抬头望了一下笼罩着蛇山上的乌云，预感到大雨就要来临，便上了车。

汽车顺山路开进了窄路，她眼望着石头路下面的山崖处，高低不平的山石，陡峭的峰嶂，山鹰在盘旋，感到心中有些惶恐，她似乎预感到会出现什么情况；于是两只手牢牢地握住挎包。

突然，汽车往左一颠，齐明一下子撞到了小伙子身上，她心里感到一阵不悦，便用眼乜了他一下。谁料，她刚坐平稳后，又是剧烈的一颠，这下很结实的撞到了小伙子的怀里。齐明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可她又不能说他是在有意在戏弄，索性冷冰冰地说：“看你这车开的！”

小伙子只是微笑了一下：“这段山路石头多，没办法呀！”

齐明一听，干脆地说：“再这样，我就下车了！”

小伙子侧过头，瞅了她一眼说：“看你说的，这是石头路，不是我……”齐明仍在思忖着：这小伙子是不是要对我打坏主意呢？要是这样，我就下手……当她抬眼看小伙子时，只见小伙子仍在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她断定是山路的事了。尽管如此，她还是把车窗放了下来，以备再出现类似情形时，好把头探出窗外。

小伙子见她放下车窗，便侧过头温和地说：“前面路窄树多，放下车窗可不安全！”

一听这话，齐明又乜了他一眼，心里说：“别玩轮子，不安全？难道就往你身上撞安全！”她想到这，汽车已钻进了窄路，车顶刮着树枝哗哗作响。顷刻间，一道闪电，一阵雷鸣，随着风声，一条三尺多长的黑花蛇被树枝从车窗抽了进来，正好落在了齐明的腿上。登时，她惊得噉的一声，拽住了小伙子。

小伙子急忙刹住车，一闪身，用左脚把蛇的头部踩住，又用左手打开车门，一脚把蛇踢出了车门外，之后又把她扶到了原座位上，关切地说：“害怕了吧？好好平静一下，这回推上车窗吧！”

齐明半晌没说什么，直觉得心怦怦地跳。然而，她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小伙子是纯正的。

小伙子似乎觉察到姑娘的神情了，当他把目光移过去的时候，两人的目光相撞了。

齐明突然说：“注意，前面有人！”

小伙子急忙扭过头，他发现前面靠右边的路旁，有一对青年男女好似在发生纠葛。当车前进了一段后，看清楚了。齐明感到惊讶，男青年也是一个卷毛头发，小黑胡子，也是穿个马夹，只是脸型圆圆的和司机不一样，不然真分不清呢。只见男青年奋力把女青年朝右边的松树林里拖，女青年拼命地挣扎着。当她听到汽车声时，发出“救人”的呼喊声。

小伙子来个急刹车，从车里抽出摇把，打开车门冲了过去，男青年见状便掏出了匕首，小伙子手持铁摇把朝他手腕打来，男青年见势不妙，抹头就朝松林里跑去。

齐明见他要逃脱，忙从挎包里拿出手铐和手枪，直奔过去，一面高声喊他站住，一面“叭”“叭”！连打两枪，男青年站住了。齐明手持着枪，把手铐交给了小伙子，小伙子一个箭步蹿上去给他戴上了铐子。

女青年介绍说：“这个人叫李程，过去我们是同学，今天在车站相遇，他请我吃的饭，在回靠山镇时没了车，他送我，可是走到这，他强拉我进松树林……”

小伙子上去推了他一下，愤然道：“败类货，和你同名都丢人！”

女青年道：“他是里程的程。”又指着小伙子说：“他是诚实的诚！”

齐明微笑了一下：“你们都认识呀！”

李诚点了一下头：“我两家是邻居，她叫李云。”

齐明点点头，把手枪放在挎包里郑重地说：“把这个李程押在车后，一会儿到镇里交给这里的分局处理。咱们都上车吧！”

汽车一拐弯，停在了靠山镇的西头牌楼下面。他们都下了车，齐明站住了，坦诚地对李诚说：“我叫齐明，在市公安局工作，今天主要是到蛇山路来摸摸情况的！”

李诚很爽朗：“经过整顿，经过几次打击活动，蛇山路已不是半年前的蛇山路了，现在好多了！”

“会不会再变得很恐怖呢？”齐明试探着问。

“都变了几变了，还说不上咋个变呢！”李诚顺嘴就这么说了。

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齐明是个精细人，她听出来这话里有音，显然是这蛇山地区，这靠山镇很复杂，很不安宁。她蹙了一下眉毛，把挎包往后一甩，一种无所谓的样子，语调平稳，但音很重：“就这样，我到这儿的分局！”

“放了我吧，我也没犯法。”李程央求着。他的眼色一个劲地给李云递。

“谁让他乱来，让这小子蹲几天！”李诚不客气地说。

齐明侧过身，看了看这位梳刘海头型的姑娘，探问：“李云姑娘，你说咋办？”

李云互相看了看，似乎又犯起难来，她支支吾吾地说：“反正……没大事，他是，喜欢我，不过……就是太硬了点……”

“那，他不是有意要强迫你？”

“他……不是……就是太硬了……太厉害……”

“拉倒吧，反正没犯啥大事，又仗他叔叔在公安局里。”李诚坦率真诚。

“他叔是谁？在哪个公安局里？”齐明诧异地问。

“李占才，就在咱们这个分局！”

齐明思付了一下，她走到李程面前，把手铐给他打开，并温和地说：“谈恋爱要以情取胜，要好好地谈，不能靠硬的，对不对？”齐明一面说着，一面把手铐放在挎包里。你领我到局里，我要见见你叔叔好吗？”

李程不住地点着头。

此时此地，大家分手了。

齐明要一头扎下来，她要认真地摸摸这蛇山地区的情况，摸摸这靠山镇的情况。

第二篇 车大爷演说蛇山路

靠山镇分局长石有，将齐明的食宿安排在镇政府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在镇政府院里的东侧，是一幢老式的平房，有男住室四间，女住室一间。招待所里靠紧西头是食堂，主要是镇政府和有关镇机关的客人，都安排在这里食宿。

在办公室，石有很热情地把靠山镇和蛇山一带的情况，向齐明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为了便于她工作和有一定的地方知识，他又推荐她到车站市场里去找一下开烧麦馆的车大爷。

晚五点，分局长石有找来齐明要见到的李占才，一块陪齐明在食堂里的一个隔间用餐。

用餐中，李占才一个劲地吹捧着石有，又一个劲地奉承齐明，对侄子李程又痛斥了一番，李占才眨动着两个不大不小的眼睛，龋着那不整齐的大牙，一副能说善忽悠的神情。突然他站起来，躬身给齐明倒上一杯啤酒，又给石有满上杯，然后自己满上杯，朗声道：“齐公安，祝贺您在靠山镇，在蛇山地区考察成功。祝贺你！来，共同干一杯！”

齐明见石有站起身，自己也站了起来，一面微笑着说：“真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

石有憨笑了一下：“少喝点啤酒可以，当公安员的不会喝

点酒也不行，要锻炼锻炼的！”

齐明笑了一下，之后认真地说：“石局长让锻炼，那就开始锻炼吧！”

用餐中，李占才一个劲地朝齐明碗里夹菜，又一个劲地说这里如何如何好……

齐明回到招待所后，坐在床边沉思许久，她认为石有这个人比较坦诚，组织派他担任这里的分局长是可以的。她觉得李占才这个人，一时说不清，但给她的印象不美好，似乎有一种预感，这个人不应在公安战线工作，特别那种玄玄乎乎的样子，虚虚伪伪的作风，使她产生一种特别的反感。

她认为石有让她去访问一下车大爷是非常正确的。对一个地区，一个环境，不了解怎行？对一个事件一个线索也要认真地对待才行，不然是一事无成的，她决定这么办。

睡前，她又看了一下挎包里的公安通讯，又看了一本新出刊的《公安战线》。脑海里似乎不再考虑什么了，她才睡下。

次日早晨，齐明梳洗了一下，当她穿好连衣裙走到镜子面前时，感到很惊诧，她认真地看了一下自己，不禁暗自问道，这是自己吗？自己有这么好看吗？一张不胖不瘦的俊美脸型，一副端庄的黑眉毛，闪着一双不大不小的透明眼睛，那个高翘的鼻子，那个厚实的嘴唇，搭配得是那么和谐。你看那面颊，闪着少女的红润。齐明这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认识一下自己。由此，她想到了在一次骑摩托车训练后，与同学邸超——她唯一的男友，在林荫路上散步时听到邸超说她长得端庄好看，说她在公安员中是个标准的形象。

齐明当时没有介意，只是随便推了他一下，顺口道：“去

你的！”

现在齐明认识到自己是公安侦察员，应该怎样来端正自己的形象，又怎样对待自己的形象，这是绝不可忽视的。然而，齐明一下又犯起难来，因为自己的身份有着演员的特色，这是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定的。还消说吗，来时自己的打扮是一个比较有知识分子味的女人，贴切点说象一个教师，或是比较有教养的，又比较文雅的女人。

今天她的身份是一位中学教师，是一位正宗的教师，所以她梳洗一下就可以了。

齐明在分局借了一台自行车，她不快不慢地朝蛇山路去车站的方向行驶着。

天气非常好，风和日丽，齐明穿着昨天的这套服装，显得自然而端庄。

火车站的东侧，是个不小的市场。齐明推着自行车，径自朝东边的市场走去，她早就听说过这个开烧麦馆姓车的老爷子，是这里的老坐地户，对这里的风情掌故、山川地理，了如指掌。齐明去请教他，也是要进一步探听一下情况。她缓步顺这个闹市场朝里走，她留心地观察着……当她走到前面一个小十字街口时，见一个顺长的匾额，写着“车记烧麦馆”。她点点头，便走了进去。屋内只有四张桌，其中有几个人在吃着烧麦，靠紧里头一张桌坐着一位中年人，见进来一位女同志，很有身份地把剩下的四个烧麦捡在塑料袋里，便起身告辞了。齐明开完票，坐在紧里边。服务员是一位三十开外的妇女，很热情地来到齐明面前，齐明将票递给她并微笑着问道：“车大爷在吗？”服务员看了她一下，点点头说：

“在里边干活呢！”齐明吃了三两烧麦，喝了一碗三鲜汤，便起身朝厨房走去。当她来到里面，一眼认出来手拿大烟斗的这位胸前飘洒花白胡须的老人便是车大爷。她到近前亲切的打招呼，介绍自己是新调到这来的中学教师，想了解一下关于“蛇山路”内外的始末……

车大爷是个热心肠，他乐呵呵地说：“好哇……齐老师，你坐！”他一边让着坐，一边沏着茶。老人现出温和的目光，语声也温和：“自古以来，教师都应该尊重啊，为人师表嘛……”他捻捻胡须，讲出了蛇山路的传说：原来这里叫盘山路，自日本鬼子占领后，这里变成了大兵营。在一个金秋的季节，蛇山上面有两棵大榆树，这年可能是“蛇节”，树上各个枝条都挂满了蛇，多少呢？数不清……就在它们将要庆祝时，突然来了两个日本兵，其中一个留着小仁丹胡子，可能是个小官。他俩见到这个奇怪的现象，都感到很惊诧，小胡子当即滚动眼珠，命令跟着他的日本兵抱干柴，当即这个日本兵就四处捡起了干枝，把这棵大树围了起来，之后点着火，可想，多年的干柴，一下见到了火，燃烧得是何等的剧烈。火苗里滚动着火球，火球里夹着噼噼啪啪的声响。开始几次，这众多的蛇，用尾巴将火扑打灭。两个鬼子气坏了，马上将山旁处的一垛木头搬来烧，这如火上加油一般，火舌喷高有十几丈，这众多的蛇，逐渐逐渐被烧死了……两个鬼子高兴得直蹦！不料，有两条蛇从树上面飞燕似地落了下来，围着一个鬼子，脸上、身上咬了许多口，然后悄然逝去……两个鬼子，当即由山上爬到山下，在沙石路上，就一个劲地爬。衣服爬碎了，肉也爬的绽开了，鲜血直流，最后两个鬼子的肠

子都爬了出来，就这样死在了这条路上。这大概也是报应吧。打此以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件事，将此路就改为“蛇山路”了。

齐明感到很惊诧，她忙站起身，将茶杯端到老人面前，闪着征询的目光问：“那，这蛇山上，如今还都有什么呀？”

老人家呵呵笑道：“有狐仙洞、蛇仙洞，有神泉、拜斗台，”说到这，他沉思了一下：“我始终琢磨着这蛇山里，一定有一个大仓库……”

“你的猜想有根据吗？”齐明不解的问。

老人捻捻胡须，很自信地说：“在事变前，我二十七岁，是个棒小伙子，他们能放过我吗？每天就在这个车站从火车上卸货，什么货都有，象小山似的，之后用大马车、人推车就往山里拉。可只见进，不见出，你想想这不是个谜吗？”齐明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思忖着……“过去，这山上可热闹了，来这里拜仙求药的、求神问卜的，络绎不绝……”说着说着他“哎”了一声后，脸色顿时忧郁起来，声音也低沉了：“这几年被一伙一伙的地痞、流氓、赌棍给占据了，我们这儿有一个有名的‘魔三’，专门勾结外地一些打杀能手、赌徒高手，来这里什么都干。今年上半年，上级对这里进行了一场大搜捕，镇压了一批坏人，好了几个月，后来又兴起风了……”

“车大爷，为什么这里的群众不去找公安局呢？”老人忙摆了摆手说：“不行啊，这里的恶棍、歹徒们公开就说，公安局有他们的‘老铁’，特别负责这一片的公安员，听说和这些人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你想想，向他们反映情况，那是老虎拉车，谁赶（敢）呀！”说完，老人家现出了惶恐的神情。

“那为什么不去向这里的领导反映呢？”老人家仍然很惊